

退庵隨筆

正一
冊五

退菴隨筆卷十二

福州梁章鉅蒞林編

攝生

昔邢和叔恕嘗言吾曹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
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不可况臨大事乎
然則以修己治人爲務者不可不先講尊生矣

養生家言以素問上古養真篇爲最古所論上古之知道
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
能形與神俱而終其天年度百年乃去今人以酒爲漿以

退者陽全 卷一 二
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慾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
時御神務快其心逆其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云云
可見縱欲戕生古今同慨蓋稟氣之厚薄命數之延促造
物者主之雖父子不能相假也而疾疢之或消或長體氣
之或榮或衰則存乎其人譬之樹藝鹵莽滅裂與辛苦灌
溉者各自食其報耳於造物何與焉

養生自以絕欲爲第一義然少壯之年誠難言之且不求
嗣續卽講閉房亦不可爲訓吾儒平實之方在節欲而已
昔董子言治身者以積精爲寶身以心爲本精積於其本

則血氣相承受而形體無所苦故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
房新壯者十日而一遊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
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之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
同節矣

王充論衡所言養生之事甚詳如云唾不及遠行不疾步
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
而解不欲極饑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
凡食過則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
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

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
願不欲規造意巧冬不欲極寒夏不欲窮涼不露臥星下
不眠中見肩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又云欲得
長生腹中當清欲得不死腹中無滓

此雜應篇述道書之
言意林引作欲得長

生腹中清欲得
不死腹無屎

皆平易切實之談

人但知過怒過哀足以害性而不知過喜過樂亦足以傷
生淮南子原道訓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漢書東方朔傳
曰樂太盛則陽溢哀太盛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
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故論衡教人忍怒以全陰氣抑喜

以養陽氣顏氏家訓亦云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稍忍卽歇語尤切實可守也

呂氏春秋盡數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

意林引動也

形氣

亦然關尹子四符亦云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

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其義尤粹而莊子在宥

引廣成子語云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似與呂

覽之言相左不知戶樞之動也不移流水之動也不雜皆

以專爲功者無勞無搖正所謂其靜也專無異理也若借

戶樞爲他楔入流水於汙潦鮮有不蠹不腐者矣呂新吾

言在篋香韞在几香損在爐香燼則可與莊子之旨互相發明矣

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春三月夜臥早起廣步於庭夏三月夜臥早起無厭於日秋三月早臥早起與雞俱興冬三月早臥晚起必待日光按此卽天真篇所謂居起有常也無厭於日舊說謂無厭於長日氣不宜惰也愚謂厭字似當讀入聲音不當在日出之後以冬三月必待日光之語證之其義自明矣

唐柳公度年八十九有強力人問其術曰吾平生未嘗以

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按第一語所謂養其
外也第二語則並養其中其義益精矣

劉元城

安世

自言尋常未嘗服藥昔年遷謫時年四十有

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
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
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
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

列仙傳載彭篋之言曰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
如獨臥按俗以素女術出於篋可據此語以闢其妄篋以

存真葆衛爲先務所謂四十九妻五十四子者特形容八
百歲之久耳非紀實之言也

鄭處誨明皇雜錄云開元中名醫紀明者吳人觀人顏色
談笑便知疾淺深不待診候劉貢父贈潘貺秀才序云潘
君相有病於未病治已病於無病色喻於目脉喻於指聲
喻於耳三者參用按今之醫者焉能有此術然養生家則
不可不知此理素問所謂治未病也

抱朴子雜應云余撰玉函方百卷分別病名以類相屬約
而易檢籬陌之間顧盼皆藥衆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

方可不用醫惜今不傳

有病不治常得中醫此古諺也見漢書藝文志今人言不

服藥爲中醫卽本此謝梅莊

濟世

曰醫良則相庸則匠不

窺二經之奧旨合四家之異同徹五運六氣之理審七表
八裏九道之形稜苓毒於硝磺刀圭利於斧鉞是故學醫
者須秉上智患病者寧得中醫

養生家言散見於諸書中有愈淺而愈適於用者如素問
云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又云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
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呂氏春秋云雖富貴

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列仙傳引封衡語云體
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過虛博物志云所食愈
少心愈開年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損應璩詩云上
叟前致辭室內姬麤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
致辭夜臥不覆首清異錄云梳頭洗脚長生事臨臥之時
小太平千金方云口中言小心中事少腹中食少自然睡
少依此四少神仙訣了又云寢臥不得多言笑譬五臟如
鐘磬不懸則不可發聲達生錄云怒後不可便食食後不
可發怒黃庭內經云髮宜多梳齒宜多叩液宜常嚥氣宜

常鍊手宜在面此五者所謂子欲不死修崑崙也

史記倉公傳云趙章病倉公診其脉曰法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按費補之衮梁溪漫志載張文潛粥記贈潘邠老云張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盃空腹胃虛穀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臟腑相得最爲飲食之良妙齊和尚說山中僧每將旦一粥甚繫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覺臟腑燥渴蓋能暢胃氣生津液也今勸人每日食粥以爲養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性命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

之間耳後又見東坡一帖云夜坐飢甚吳子野勸食白粥云能推陳致新利膈養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美粥後一覺尤不可說尤不可說乃今人有以不食粥爲高者甚可笑也

魏志王朗傳云少小常苦被褥秦溫秦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回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
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而比壽南山矣按今諺有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饑與寒卽此意也

黃陶菴曰伊川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寢盛

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于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後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爲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身徇欲爲深恥他日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鬚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卽以不須學也觀先生語則知學道養生本是一串事但學道者雖養生亦爲學道養者雖學道亦爲養生耳余嘗十日九疾生產作業之事旣不能自力而讀書作文亦皆苦不能精思祇坐氣薄耳自

進未陽全 卷一 二
今於喜怒哀樂上理會卽病卽藥不須外求也

又曰宋李旼九河公語錄載旼苦疴旼旼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會得移心法否旼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慎之靜之自愈金史楊雲翼常患風痺得稍愈哀宗問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余謂此真刀圭之最良者也未病時得此可以不病已病時得此可以愈病余昔在雲間大病四體如炙此心頗覺忙亂因而自問曰如果此病不起只索委順忙亂無益也遂一念不動至晚汗下如雨病竟痊

張文端

英

曰五六年來得一法一身五官百骸聽其與憂

喜煩惱相纏獨守方寸靈府之地製爲一城堅閉四門不
許憂喜榮辱進退升沈勞苦生死得失一切之念闖入其
中或稍疎虞打八片刻卽忙驅逐仍前堅守此外之聲音
笑貌惟有聽其波委雲屬與憂喜相浮沈而已更有安心
一法非理事決不做費力挽回事決不做敗壞生平不可
告人事決不做衙門中事一切因物付物一事當前只往
穩處想不將迎於事前不畱滯於事後所以每臥輒酣每
食輒飽視斗室如千巖萬壑燭下濁酒一杯以解饑飮清

琴一曲以調心氣此則一二年來又進一境較之昔時急於求退以致形神交困者則差勝也

張文貞

玉書

性淡泊從不肉食日粗糲一盂或山藥少許

爲明史總裁時其父湘曉先生

九徵

貽書戒之曰此非養

身之道食不厭精汝未讀鄉黨耶退直後宜靜坐片刻養身節勞勿以膏自焚也古樂府殺君馬者路旁兒謂竭馬之力以娛道旁耳目吾慮汝之馬力竭矣文貞聞命悚然加一餐焉憶北窗炙輠載姚進道在學中每夜必市兩蒸餅未嘗食明日輒以飼齋僕同舍怪問之進道曰某來時

老母戒某曰學中夜間饑則無所得食宜以蒸餅爲備某雖未嘗饑然不敢違老母之戒也市之如初按合此古今二事觀之令人慈孝之心油然而生而尊生之方亦卽此可以充其類矣

韓桂舫尙書

對

家居時年逾七十矣每消寒會食必以四

字爲準曰早曰爛曰熱曰少曾屬余與吳棣華廉訪賦詩紀之憶郎仁寶七修類稿云食爛則易於咀嚼熱則不失香味潔則動其食興少則不致厭飫老年人飲食尤應講此乃知韓語亦有所本也

朱子釋鄉黨謂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蓋日食不
須珍品只能精則自然有益於人余所見近人之精於飲
食者如孫寄圃節相黃左田尙書鉞皆年登上壽神明不
衰左田尙書工治饌素食尤精嘗謂人曰晚年調攝之宜
不能盡禁常物使不入而必當堅守寶物使不出寄圃節
相最喜其幕客獻壽句云日午清齋忘客共夜深半臂倩
誰披以爲不言壽而壽之理已具則皆探本之論也

孟瓶菴師曰近世顯宦多服硫黃或晚而無子冀叶熊徵
或內寵旣多罔顧鳩毒甚至聰明蓋世之人亦爲之覆轍

相尋可爲永鑒諸暨余尙書常服硫黃爲閩臬日吾友鄭
孝廉洛英誤從之下體潰爛乞死不得余座主故尙書無
錫秦公自服硫黃後治事著書可通夕不睡朝士大夫以
爲龍馬精神謂公酒間語余曰吾五十以前苦臂痛自服
食後精神謂公庚辰年事也後於壬午疾發痛楚不減
昌黎所言謂公苦趣者猶憶八月初旬爲公壽座中皆
門生是日演長生殿劇公素精音律別設一席坐僮奴摩
手足者五六人云少歇則痛不可忍日惟飲白馬乳數碗
洎疾亟假歸至天津遂以殞命近聞陳繩菴鴻臚亦服此

藥躁急異常予於前年見之已面非人色矣己丑年予按
試敘州畢郡守楊君天文以仙茅二斤見貽余不敢服楊
君亦以二斤遺王君日杏王君喜甚取以浸酒初服甚有
效洎辛卯之冬成都王君參定邊副將軍幕來則腦鼻及
手足心俱發惡瘡矣昔之服食者冀得長生而乃速死今
之服食者冀得取樂而乃受苦噫可以返矣

今人氣體遠不及古人陰常有餘陽常不足亦消長之運
然也故養生家必以補陽爲先務即使陰陽俱虧亦必以
補陽爲急蓋陽能生陰陰不能生陽其理亦復如是宋太

醫竇

材

扁鵲心書云道家以消盡陰翳鍊就純陽方得轉

凡成聖霞舉飛升故云陽精若壯千年壽陰氣如強必斃
傷爲醫者要知保扶陽氣爲本今人動云我有火病難服
熱藥所延之醫半皆趨承附和不言上焦有火卽云中下
積熱有暑啟扶陽之論者不覺彼此搖頭左右顧盼不待
書方而已有不服之意矣夫四百八病大約熱者居多人
身之火多亦是自然之理天之六氣火居其二今之庸醫
執壯火食氣之說溺于滋陰苦寒之劑不知邪之中人元
氣盛則能當之乃以涼藥冰脫反泄元氣是助賊害主也

凡人飲熱湯及炙燂之物從齟至髻斷無損人之理故燧
人立法食必用火熱之養人時刻不可闕俗醫多用涼劑
譬之飲人冷水陰害黎民良可慨矣

石藏用嘗言今人稟賦怯薄故按方用藥多不能愈病
非獨人也金石草木之藥其力亦薄於古非倍用之不能
取效其說甚有理今人亦有有真方無真藥之論卽如人
參肉桂兩種人人俱倚爲救命之金丹而不知真參真桂
渺不可得余嘗扈從遼瀋宣撫粵西皆親至其地求一中
等合用之參與桂不可得無論他處矣或問旣無真參何

以參價轉貴余曰食之者衆其價焉得不貴價愈貴則作
偽者愈多其力焉得不薄乎憶讀趙歐北詩鈔自序云曩
聞國史國初以參質高麗定價一兩一觔麗人詭稱明
朝不售以九折給價而我國捕獲偷掘參者皆明人以是
知麗人之詐起兵征服之迨定鼎中原因售者多其價
稍貴然考查悔餘壬辰甲午兩歲俱有謝揆愷功惠參詩
一云一兩黃參直五千一云十金直一兩皆康熙五十年
後事也乾隆十五年應京兆試恐精力不支以白金一兩
六錢易參一錢二十八年因病服參高者三十二換次亦

僅二十五換時已苦難買今更增十餘倍矣詩中所云中
人十家產不滿一杯味又云乃因價不訾翻若天勢利但
許活富人貧者莫可冀豈不重可嘆哉

閱微草堂筆記云有扶乩乞種子方者判云種子有方併
能神效然有方與無方同神效亦與不效同夫精血化生
中含慾火尙毒發爲痘十中必損其一二况助以熱藥搏
結成胎其蘊毒必加數倍故每逢生痘百不一全人徒於
夭折之時惜其不壽而不知未生之日已先伏必死之機
生如不生何貴乎種此理甚明世多不悟山人志存濟物

不忍以此術欺人也又嘗與劉季箴先生論補劑曰君補
虛好用參夫虛證種種不同而參之性則專有所主以藏
府而論參惟至上焦中焦而下焦不至焉以榮衛而論參
惟至氣分而血分不至焉肝腎虛與陰虛而補以參庸有
濟乎豈但無濟亢陽不更煎鑠乎且古方有生參熟參之
分今採參者得卽蒸之何處得有生參乎古者參出於上
黨秉中央土氣故其性溫厚先入中宮今上黨氣竭惟用
遼參秉東方春氣故其性發生上升卽以藥論亦各有運
用之權君其審之季箴不以爲然余不知醫錄之待精此

事者論定焉

余撫粵西知好多以慎避瘴爲言桂林僚屬亦皆以晚起待日光爲勸然省會人烟稠密有瘴亦輕白香山詩所謂桂林無瘴氣杜少陵詩所謂宜人獨桂林是也聞粵中舊有急脫急著勝於服藥之諺憶廊湛若

露

赤雅載祛瘴之

訣云避色如避難冷暖隨時換少飲卯時酒莫喫申時飯近阮芸臺先生過遷江瘴鄉詩亦云非霧非烟山氣半晴半雨雲光風勢或凝或散天時乍暖乍涼行過沙路石路間有草香藥香莫少莫多茶飯勿單勿厚衣裳蓋避瘴之

法不過如此大約早行以畧飲火酒爲宜阮先生不能飲故獨未及此事耳按臨桂龍隱巖之風洞有宋時梅公儀

摯

五瘴說石刻云仕有五瘴急征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

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神怨民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殞雖在轂下亦不可免何但南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繆乎此覺世之真言視養生家又進一解矣

蘇文忠仇池筆記云余病目昏以熱水洗之張文潛謂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兵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齒當如商鞅之治秦言頗有理按文潛謂目忌點洗者就目眶以內言之也目固不可點若不洗其內而洗其外又何傷坡公之用熱水洗正是古法可於每日晨起行之平時則左右轉睛最好凡轉睛畢須大開眼眶以散其火凡洗眼後須避風片刻以待其乾至治齒亦惟有叩齒之法最便卽所謂勞之也但叩齒畢亦須張口以出火氣耳

蘇沈良方中有治諸目疾法云盛熱湯滿器銅器尤佳以
手掬熨眼眼緊閉勿開亦勿以手揉眼但掬湯沃湯冷卽
已若有疾一日可三四爲之此法最治赤眼及瞼眥赤子
自十八歲因夜書小字病目楚痛凡三十年用此法遂永
瘥樞密邵興宗苦目昏用此法踰年後遂能燈下觀細字
大約血得溫則榮目全要血養若衝風冒冷歸卽沃之極
有益也

王漁洋叢書中有清寤齋心賞編一種載擦兩脞穴及摩
湧穴兩條簡易可行其一條云陳書林謂余司藥市倉部

輪差諸軍請米受籌鄉人張成之爲司農丞監史同坐余
一二刻間兩起便溺張問曰何頻數若此余答曰天寒自
應如是張云某不問冬夏早晚兩次余諭之曰有術乎曰
然余曰旦夕當北面因暇叩請荷其口授曰某先爲李文
定公家婿妻弟少年遇人有所得遂教小訣臨臥時坐於
牀垂足解衣閉氣舌拄上腭目視頂提縮穀道手摩兩腎
腧穴各一百二十次以多爲妙畢卽臥如是三十年極得
力歸稟老人老人行之旬日云真是奇妙亦與親舊中篤
信者言之皆得效又一條云湧泉穴在足心之上濕氣皆

從此八日夕間常將兩足更番摩擦一手握指一手摩數百遍覺足心熱卽將脚指略略動轉倦則少歇或令人擦亦得終不若自擦爲佳陳書林云先公每夜常自擦至數千是以晚年步履輕便僕性懶每臥時只令人擦至睡熟卽止亦覺得力鄭彥和爲江東倉曹足弱不能陞辭樞筦黃繼道教以此法踰月卽能拜跪丁邵州致遠病足半年不能下牀一道人授此法而愈

又云蘇文忠公言揚州武官侍真官二廣十餘年終不染瘡面色紅膩腰足輕快初不服藥惟每日五更起坐兩足

相向熱摩湧泉穴無數以汗出爲度又歐陽文忠公平生不信仙佛笑人行氣晚年足瘡一點痛不可忍有人傳一法垂足坐閉目握固縮穀道搖颺兩足如氣毬狀氣極卽休氣平復搖日七八度行之三日足疾失去

沈明遠

作詰

寓簡云養生家言人晨興索衣侍者誤反衣

以進慎勿出聲便接收服之必有大喜讀此者往往信之而不知其旨矣清晨榮衛流行法當省節言語葆惜和氣人多急性方著衣欲起而顛倒反覆必將躁怒叱罵則所傷多矣故爲有喜之說以誘之人心幸其有喜必隱忍而

息怒則所全多矣非實有喜也

頌味醫書

高濂遵生八牋中所載逐月調攝之法語多瑣碎惟云秋月宜凍足凍腦冬月宜溫足凍腦此二語必有所授養生家不可不知也

陳啟見字文明祖籍排山以醫起家順治初王師征兩

粵貝勒某自衡陽得痢疾過祁陽屬縣令訪名醫令舉文明投劑立愈遂偕赴粵月餘贈五百金以歸文明遇異人傳瘡痢二方療治如神每歲製藥盈斗隨症施與今其後嗣猶承之其瘡方用密陀僧一塊炭火煨紅浸童便中凡

七次研末細篩壯年人八分六十以上十五以下六七分
嬰兒二三分以陳倉米煮稀粥調藥於瘡將發先半時服
之立愈其痢方用黃丹六兩飛過晒乾黃蠟六兩煮過去
渣杏仁二十枚巴豆二十枚去油搗爛入鍋內同煮和攪
取出爲丸梧子大每服用三丸

紅痢薑湯下白痢甘草湯
下紅白薑甘草湯下噤口

烏梅

下婦女皆可服但不得自粘須男子手哺入口其修合

此藥宜於僻靜處焚香息慮以五月五日製之更佳按此
方乃方書所不載本草所未及陳氏傳之已數世矣余偶
閱祁陽縣志得之亟爲錄出以詒知醫者

吳泰劍筆卷十三

吳泰劍筆

蘇轍平許郊

福州梁章鉅

知兵

不知常理成五禮之一古人學禮不聞舍其一不學也
系成禮其心自甲也知泥也其化者解也惟在
知所教言而神明於其間而已

退菴隨筆卷十二

男恭辰補刊

孫儔年侍校

退菴隨筆卷十三

福州梁章鉅蒞林編

知兵

昔杜樊川之言曰大儒在位未有不知兵者顧兵家者流大抵以權謀相尙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論迂闊諱言軍旅不知軍禮爲五禮之一古人學禮不聞舍其一不學也兵家成書具在師心自用者非泥古不化者亦非惟在讀者知所取舍而神明於其間而已

古陣法惟諸葛武侯八陣李衛公五花陣爲有根五花原

於鄉遂之兵八陣原於都鄙之兵鄉遂之兵以十爲數起於五都鄙之兵以八爲數起於井田之八家世所傳握奇經卽因武侯八陣之法推演爲圖託之風后唐獨孤及有八陣圖記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旁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云云所說皆與握奇經合疑後人卽

因獨孤及此記衍爲此經高似孫子畧曰馬隆本作幄機
序曰幄者張也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幄機
蓋因握幄字近而附會其文今本題曰握奇則又因經中
有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之語改易其號其實漢志
兵家並無此名也

今所傳六韜六卷亦僞書六韜以文武龍虎豹犬爲次與
莊子經典釋文所云文武虎豹龍犬之次不合其龍韜陰
符篇所言陰符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之符長九寸失利
之符長三寸云云蓋不知陰符之義而誤以爲符節之符

通考附錄 卷一三
尤爲鄙陋。胡應麟謂其文代陰書等篇爲孫吳尉繚所不
屑道。不知宋代何以與孫吳諸書同頒之武學也。

宋元豐時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及黃石公三畧尉繚
子李衛公問對爲武經七書。列在學官。然今所傳六韜因
莊子金版六弢之語附會成書。今所載三畧文義不古。斷
非圮橋授受之舊。李衛公問對則前人以爲阮逸所僞撰。
尉繚子言雖近正。然漢志列之兵家者實三十一篇。今所
傳本止二十四篇。似亦非完書。我朝康熙年間太原總
兵馬見伯疏言武經七書注解互異。請選定一部頒行。經

部議駁李文貞又奏請令習武者專讀左傳

上云左傳浮夸昔人曾議之四十八年

諭大學士等曰武經七書朕俱閱過其書甚雜未必皆合於正所言火攻水戰皆是虛文若依其言之斷無勝理且有符咒占驗風雲等說適足啟小人邪心昔平三逆取臺灣定蒙古朕料理軍務甚多亦曾親身征討深知用兵之道七書之言豈可全用孟子云仁者無敵又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是王道與其用權謀詐偽無稽之言不若行王道則不戰而敵兵自敗矣王道二字卽是

極妙兵法。從古窮兵黷武皆非美事。善戰者皆時至事迫不得已而後用兵也。若吳三桂反時江南徽州府屬叛去一縣將軍額楚往征之。有人獻策於賊云滿洲兵不能步戰。若令人誘至稻田中即可勝之矣。豈知滿洲兵強勇爭先。未及稻田已將誘者盡殺之。此獻策之人亦爲我兵所殺。用武經七書之人皆是此類。今於武經七書作何分別出題及論語孟子一並出題之處。著九卿定議尋議七書。惟孫子吳子司馬法議論近正。嗣後每考試用論二篇一出論語孟子一出孫子吳子司馬法從之。

孫子一書爲百代談兵之祖葉水心以其人不見於左傳疑其書爲戰國初山林處士之所爲然史記載闔閭謂孫武日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是十三篇確爲武所自著其杜牧所稱孫武書數十萬言者皆出於後人附益也此書注本極夥以魏武注爲最古若應武舉者所誦習之講章則鄙俚淺陋一無足取魏武本知兵其注謀攻篇十則圍之謂操所以倍兵圍下邳而生禽呂布注九變篇城有所不攻謂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云云皆不覺自露所得亦可見其深於是書矣

吳氏六篇與晁氏讀書志合漢志言四十八篇者殆亦知
孫子之八十二篇出於後人附益也吳起殺妻求將齧臂
盟母爲人殊不足取然嘗受學於曾子持論頗不詭於正
如對魏武侯言在德不在險論制國治軍曰教之以禮勵
之以義論爲將之道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
約皆尙有先王節制之遺故終不能廢其書焉

司馬法一卷舊題齊司馬穰苴撰證以史記蓋齊威王諸
臣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實非穰苴作也漢
志序兵權謀十三家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技巧十三

家獨以此書入禮類蓋其時去古未遠所言多與周官相出入足當五禮之一與一切權謀術數自別矣

漢志兵形勢家內有尉繚子三十一篇與今所傳五卷二十四篇者數不相合然實一書後來又有所亡佚也其大指在於分本末別賓主明賞罰所言尙爲近正如所云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又云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田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余嘗笑今之統兵者先馳示諭凡兵所過之地居民務皆閉門不出云云使

尉公有知當於空中大笑晁氏讀書志有張載注尉繚子一卷是講學家亦取其書紀文達師云兵令一篇於誅逃之法言之極詳則又非漫無節制高談仁義者矣

紀文達師曰黃石公事見史記三畧之名見隋志云下邳神人撰相傳出於太公卽圯上老人以授張良者自漢以來言兵法者多以黃石公爲名史志所載有黃石公記三卷黃石公注三卷黃石公陰謀乘斗魁剛行軍秘一卷黃石公神光輔星秘訣一卷又兵法一卷三鑑圖一卷兵書統要一卷大抵皆附會黃老之旨務在沈幾觀變先立於

不敗以求敵之可勝操術頗巧惟鄭瑗并觀瑣言稱其剽竊老氏遺意不適用於用其知足戒貪等語蓋因子房之明哲而爲之辭非子房受自圮橋之書明甚然光武詔書引黃石公柔能制剛剛能制柔之語實出書中所載軍讖之文其爲漢詔援據此書或爲此書剽竊漢詔則無可考至世又傳黃石公素書一卷則的爲作注之張商英所僞撰其後序稱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得之始傳人間又稱上有秘戒云云皆道家鄙誕之談不足與辨矣

世所傳李衛公問對三卷或以爲阮逸僞撰蘇老泉曾見

其草本或以爲唐末宋初村儒俚學所掇拾按衛公所著兵法世無完書惟通典中畧見大概此或遂因杜氏所有者而附益之於兵家微意時有所得并觀瑣言謂必出於有學識謀畧者之手是也

太白陰經見唐書宋史二志神仙感遇傳言唐李筌有將畧作太白陰符十卷卽此書惟今本止有八卷筌官終一郡其術亦未有所試不比孫吳穰苴李衛公諸人能有所表見於後世然杜氏通典取通論二家一爲李衛公兵法一卽此書宜爲談兵家所寶貴也

宋一代朝廷修講武備之書今惟存武經總要四十卷晁氏讀書後志稱康定中朝廷恐羣帥昧古今之學命曾公亮丁度等採古兵法及本朝計謀方畧凡五年書成奏御然仁宗爲守成令主武事非其所長公亮等亦但襄佐太平未嫻將畧存此一書姑與史志相參云爾

明代知兵者頗不乏人唐荆川

順之

之武編前集臚陳指

要自將士行陣至器用火藥軍需雜術凡五十四門後集徵述古事自料敵撫士至堅壁摧標凡九十七門史稱荆川於學無所不窺凡兵法弧矢壬奇禽乙皆能究極原委

故言之俱有本末何惟聖

良臣

之陣紀第一卷曰募選東

伍教練致用賞罰節制第二卷曰奇正虛實衆寡卒伍技
用第三卷曰陣宜戰合戰機第四卷曰摧陷因勢車戰騎
戰步戰水戰夜戰山林谷澤之戰風雨雪霧之戰凡二十
三類在明代兵家中亦爲切實近理者此外則以戚元敬

繼光

之練兵實紀及紀效新書爲最善至今談兵者遵用

之練兵實紀作於薊鎮史稱薊鎮十七年中易大將十人
率以罪去獨南塘在鎮十六年邊備修整薊門晏然繼之
者踵其成法又數十年得無事今以練兵實紀所言證其

所行無不符合。知非泛撫。韜畧常談者。比至紀效新書。則作於浙東。亦皆閱歷有得之言。其詞率如口語。不復潤飾。南塘嘗曰。教兵之法。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又曰。開大陣對大敵。比場中較藝擒捕小賊。不同千百人列陣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後。只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動跳。一人回頭。大衆同疑。焉能容得或進或退。可謂深明形勢。非僅帷幄陳言。至其論兵之語。曰。若犯軍令。便是親子姪也。要依法施行。厥後竟以臨陣回顧。斬其長子。不食其言。宜其所向有功矣。

戚元敬曰智者師古貴師其意而不泥跡如霍去病張巡
岳武穆不用古法然霍所將常選敢深入正兵法所謂霆
擊也張使兵識將意將識士心正兵法所謂上下同欲者
勝也武穆仁智勇嚴於孫子始計若合符而用兵在先定
謀一語可括百八十二家三君如九方甄相馬得其精而
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進於法矣豈真不習法哉 又
曰與敵夾水而陣或使人堰水上流佯退誘敵半渡決水
淹之唐王破黑闥以此 又曰戰乘順風避逆風然或賊
謂我不能逆風以戰便當出其不意擊之魏王破赫連昌

張彥澤破契丹皆逆風也。又曰索貌類賊帥者縛而匿之戰酣牽過陣前。嗷呼已獲賊帥。賊必驚亂。宋屠人濮以此敗華登。王世充以此敗李密。亦一奇也。又曰賊騎持久必饑。令軍士以竹筍藏煮豆。入陣割棄竹筍。狼籍其豆。賊馬必低頭戀食。爲竹筍所滾。立脚不得。劉錡畢再遇俱以此破敵。又曰賊喜糧草。可詐爲糧車。誘之內伏壯士。以羸兵挽之。伏精兵於後。賊來掠車。壯士突出。精兵繼至。可以盡殲。此法亦可用於舟師。賀若敦僞裝餉船。以誘侯瑱是也。又曰賊喜刼寨。可示瑕以誘之。積金帛糧米寨。

內守以老弱伏精兵於旁交戰佯北賊入寨掠貨其衆必
亂伏兵殲之昔魏濟陰王多爲毒酒棄營以誘庫莫奚皆
妙於用餌也 又曰我軍遇賊葭葦中賊上風縱火我令
軍中亦縱火自救蓋自燒營旁草則賊火自不能及李陵
禦虜大澤中用此法 又曰兵以鼓進以鉦止臨敵令軍
中間鉦聲則嚴陣而陽却聲止卽前馳突乘敵不戒可以
得志狄青破虜張宏範誤宋師皆用此法

戚元敬又曰凡兩軍交戰之際前軍得勝止許尾追奔逐
隨敵掩殺其有賊棄輜重牲畜以及洞寨之中倉庫米料

財貨子女之類一概不許贍顧一恐縱敵遠颺收拾散卒
仍成勅敵尤恐彼此錯亂隊伍賊或反戈但只管追殺另
差餘兵沿途檢獲俟營立定後分上中下功分賞得物隱
匿者按軍法重處有出首者其物卽賞此人

呂新吾曰兵以死使人者也用衆怒用義怒用恩怒衆怒
者讐在萬姓也湯武之師是已義怒者以直攻曲也三軍
縞素是已恩怒者感激思奮也李牧犒三軍吳起同甘苦
是已此三者用人之心可以死人之身非是皆強驅之也
猛虎在前利刃在後以死驅死不戰安之然而取勝者幸

也敗與潰者蓋十九矣

又曰寓兵於農三代聖王行之甚好家家知耕人人知戰
無論卽戎亦可弭盜且說用兵亦纔用農十分之一耳天
下所以享兵農未分之利春秋以後諸侯日尋干戈農胥
變而爲兵舍穡不事則吾國貧因糧於敵則他國貧與其
農胥變而爲兵也則又不如兵農分矣

古今著名幾部兵書將兵者尙不能盡讀何況其餘然兵
書之外亦有片語單詞實可括韜鈴之要者則儒將所宜
知也如逸周書大明武解云我師之窮靡人不剛

此卽背水陣所

由昉也

又文傳解云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又

武稱解云窮寇不格老子元用篇云禍莫大於輕敵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又配天篇云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又云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憺爲上。

謂不貪土地利人財寶

呂氏春秋論威篇亦云兵天下之

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懼之也。又云凡兵欲急疾捷威欲急疾捷威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國語周語云先生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

則玩玩則無震戰國策楚策云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

如者勿與持久管子七法篇云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

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謂興亡國雖少天下共觀之齊桓救邢衛是也又云數

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

至善不戰其次一之謂雖勝不勝又制分篇云兵不呼傲不苟

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傲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謂若周幽之僞

烽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韓非子難篇云兵陣之

間不厭詐偽此與孫子始計篇所云兵者詭道也意同荀子議兵篇云凡慮事

欲熟而用財欲泰又云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淮南子

兵畧訓云用兵之道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爲之以歛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云也所見非所謀也史記項羽紀云先卽制人後卽爲人所制三國志夏侯惇傳云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又辛毗傳云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唐書狄仁傑傳云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則顛躓之患淺入無虜獲之益員半千傳云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宜爲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

得人之和爲人陣

唐書高宗問兵家有三陣何謂耶員半千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

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

人陣也臣不謂然云云韓愈與柳中丞書云召募土人必

得豪勇與賊相熟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新安程元初嘗言諸葛武侯以一隅抗衡曹魏曾築讀書臺藉多士之力攷華陽國志木牛流馬亦一士人所獻武侯採而用之余嘗聞楊時齋宮保

遇春

言軍營中無人不可用卽如聾者宜給左右使喚可免洩漏軍情啞者宜令

送遞密信可免添造詞語跛者宜令守放礮座可免輕率

却走瞽者宜令伏地聽遠瞽於目者必聰於耳然則廢人
尙宜用之矣况士人乎昔岳忠武河北之捷兀朮將北走
聽一士人馬首之言而止使此士人早爲岳家軍所收用
則痛飲黃龍府真不難矣

王伯厚曰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
公若夫軍旅則君不如我陟無以應然古者治軍有軍禮
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禮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
光弼命召不至愧恨以沒蓋以禮與軍旅爲二物矣
郭汾陽純忠無私然才具畧短不得臨淮相助恐不能成

功郭李素不相睦及郭爲帥李乃自縛請罪郭謝之曰王室多難豈修私怨遂兩相交契此等處實高人數等所以能立大功也

紀文達師嘗言明陳禹謨撰左氏兵畧取左氏之兵事以次排纂又雜引子史證明之謂之捫蝨談蓋借左傳以談兵而已考五代史敬翔傳曰梁太祖問翔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紀何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梁祖曰其用兵之法可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云云是左氏兵法至五代已不可用而陳禹謨疏

進其書乃請敕下該部將副本梓行俾九邊將領人手一編是與北向誦孝經何異乎按古來名將實多精通左氏傳者江表傳稱關公好左氏傳諷誦畧能上口權德輿作渾瑊神道碑謂雅好左氏春秋宋史狄青傳云范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范傳云熟此可以斷大事青折節讀書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儒林何涉傳涉在軍中亦常爲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聽岳忠武傳云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然則左傳誠可通於兵法特須平時講習而復能神明其意耳

吾鄉李文貞爲我朝太平宰相而語錄中所載論軍旅

事亦能深切而著明蓋少經兵燹中更患難得之閱歷佐以學問非徒紙上談兵者比也如云孫武子書總是說詐如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之類終以火攻實大不仁之事火攻無一存者吾儒兵法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故善戰者服上刑至於人算計我却不可以無備須要事事周到漢將自當以趙充國爲第一看他幾篇奏疏無一句不靠實立於不敗之地魏相論驕兵貪兵忿兵幾句亦得兵要內有魏相外有

國所以相濟成功也。又云韓文公論招募鄉兵大妙。客兵便一戰而潰。施將軍平海若不用福建人如何能成事。王輔臣反亦是西兵平之。此却是用兵扼要處。鄉兵之妙。孟子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管子所謂夜戰聲相聞。晝戰目相識也。又云用兵如下棋。然低棋貪殺。又要多殺。國手只要自己不敗。到贏人一著。亦是贏。何須多。管仲用兵。何曾殺一人。而天下畏之。武侯節制之師。不曾多殺人。司馬懿畏之如虎。趙充國金城之役。何曾與賊打仗。都是國手。又云凡用兵。敗後再進。鮮不勝者。王姚江初遇伏。

而敗夜復整兵而往便破贛州用此者多勝又云王陽
明才氣好事起倉卒驅市人而戰若使當風塵時正未可
測只是殺遲仲容降賊三百人於宴席却是忍心害理降
賊卽慮反覆殲却渠魁足矣某嘗問施靖海以處置降兵
之法渠謂有老板成法任他多少編入吾軍伍中可也

又云後世用兵都不能出孫吳之外惟武侯脫去此窠臼
管仲伐楚不問僭王之罪而尋摘至小不可考校之事朱
子謂是不忍殘民之意樂毅威力本可下齊其不進或亦
有此意故文中子許夏侯泰初善發其蘊武侯自比管樂

必當有見武侯節制之師法令嚴明其兵與渭濱之民雜處而居不知是何等調度

王陽明撫贛命下季明德聞之知其必立功業人問之曰

某觸之不動孫北海

承澤

極惡陽明學術嘗對李文貞舉

陽明與學徒講論其夫人忽鬧出掀其几案拋其書帙曰

諸君毋信此老廝誑因枚舉其平居奸私事門人竊窺陽

明顏色和霽如不聞者久之夫人入陽明徐整書案復理

前論若無中間一段事者以爲非人情李文貞曰恐卽此

已足以擒宸濠矣北海爲失笑

魏叔子曰軍政擅殺之罪重於焚予謂焚之害重於殺殺一人則止一人焚一屋則連千百屋人可走徙以避殺不能戴屋而避焚有屋則流亡之民一招可集若輕肆焚毀民非數歲不得復土矣故焚殺之罪處斬則均而焚尤當行連坐之法

選將之法與選士不同智勇固在所先而漢仗亦須兼顧恭讀雍正十一年

諭曰從來將備之選務須精幹之材雖目不識丁而膽畧豈關文采縱貌非出衆而義勇無礙粗疎蓋整肅部伍委

寄于城矢奔走于疆場甘勤勞於行列類非薄具聰明小有材幹者之所能爲而勁健渾樸氣盛力充之裨弁所當畧短取長加意造就以儲將才以重武備者也近見各省保舉引見之大小弁員除軍功勞績外大率以明白勤敏才堪辦事注考朕親加簡閱並逐一詢問奏對便給者有之才具明晰者有之而人材雄偉技勇超軼者曾不數見豈明白勤敏即可爲將才而才堪辦事即可爲武備耶嗣後督提等凡保舉將弁務重弓馬兼選漢仗全材難得實效須收如仍有以軟弱而謬稱熟練以機巧而謬稱通達

通才附錄 卷一三
濫行保題者是重違朕訓膜視封疆矣恭繹

聖謨知古人選將必擇奇龐福艾者非無因矣

古人以田獵習武雖一派軍容依然是耀德不觀兵氣象
車攻之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又曰之子于征有聞無
聲盡之矣有聞無聲四字最說得肅靜聞遠而聲近聞次
第而聲囂張聞小而聲大聞安和而聲疾急凡法令之整
齊人心之歸向無不曲曲傳出行兵得此意方爲王者之
師其實有聞無聲萬事皆宜如是矣

今世所傳泚澠百金方十四卷皆兵家言作者自隱其名

曰惠麓酒民或曰是無錫袁宮桂所著宮桂以老諸生終
隱於酒故自號酒民其凡例自言得明人書二種刪併成
之凡分十有四門曰預備曰積貯曰選練曰制器曰清野
曰險要曰方畧曰號令曰禁約曰設防曰拒禦曰營陣曰
水戰曰制勝每門之中又各列其次第條目甚詳王惕甫
謂此書平實簡要坐而言可起而行余獨愛其訓兵六章
字字激切動人有用之文亟別錄於左 訓忠愛云諭爾
衆兵第一要忠愛如何叫做忠愛忠是忠君愛是愛國凡
大小人家供奉必曰天地君親可見君與天地覆載一般

父母生身一般若不忠君與不敬天地不孝父母何異蜂
蟻尙知君臣何況人類就是天地生人多有啼饑號寒的
父母生身亦多有賣男鬻女的你們日食月糧安享豢養
比天地父母恩更大你再看世間人畊田的完糧做工商
的納稅就是游手游食的也當丁差都是那忠愛的道理
朝廷將百姓點點膏血都破費在汝們身上這是爲何就
髮膚盡捐尙不能圖報萬一奈何口食糧餉只做自己買
賣貪懶偷閒全無報効念頭說起操練便道辛苦一旦有
事又只顧身子不顧國家若此忘恩背義的人鬼神也不

容况國家有事連你身子。置在何處。試清夜捫心。渾身汗下。你們都是有血性漢子。只是不提不醒。誠時刻提醒一副忠愛心腸。精神自然振發。筋骨自然抖擻。遇有警報。就是切身痛癢。便赴湯蹈火。怎肯退轉。你看從來忠臣義士。烈烈千古。誰人不景慕。亦誰人做不來。岳忠武王從軍士起家背刺精忠報國四字。你們須切切記著。○訓敢戰云。諭爾衆兵。你們既發了忠愛念頭。切實要敢戰。如何叫做敢戰。只是不怕他便。是敢。這一敢字。若去做不好事。便是亂臣賊子。若是殺賊。便是忠臣義士。如何不怕賊。只要拚

得性命今日汝們安安穩穩受享口糧原說我是拚命殺賊的好漢及至上陣却便畏縮究其病根只是一個保性命的念頭不覺手忙脚亂被他一刀砍來反斷送了性命豈但斷送了一人性命衆人見了不覺慌張連衆人性命被汝斷送了就走得脫時軍法臨陣退縮者斬那個饒得汝過豈不是要性命反失了性命况性命是閻王注定的若是命該死一場傷寒便死了人自古真正好漢從百萬軍中揮戈策馬只是一點不怕死的心腸奮激出來班超三十六人橫行鄯善諸國謝元八千破苻堅八十萬這是

何等氣魄切須聽著○訓守法云諭爾衆兵你們既要敢戰又要不敢犯法這部律例係朝廷苦心要保全人性命身家做出來的假如沒有這法殺死人的不償命你這性命畱得麼搶奪人的不問罪你這衣服畱得麼况在軍中衆軍士性命所關如一人退縮不斬人人效尤被賊趕上豈不送了全軍性命如一人犯令不斬人人效尤一遇交鋒豈不把全軍性命交付與敵人古大將有軍士取民一菜立斬以徇者這菜值得多少正怕人人效尤旣取得菜復取得別樣物件搶奪成風地方不怕賊而怕他反思順

賊做賊細作豈不害了全軍性命昔呂蒙麾下士取民一
簞笠泣而斬之這麾下士是呂蒙同鄉蒙爲軍法便沒奈
何且莫說同鄉齊有穰苴請莊賈監軍賈失期苴立斬之
這莊賈是齊君幸臣苴爲軍法便沒奈何且莫說幸臣漢
蕭何薦韓信築壇拜將蕭何闖轅門韓信立斬其馬這蕭
何是韓信恩主只爲軍法便沒奈何且莫說恩主漢文帝
夜至周亞夫營守門者曰只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及天
明入營文帝要馳馬主令者曰軍中不馳文帝只得按轡
徐行可見這軍令憑他恁人犯不得的我今日與汝們便

是父子一般到犯法時節便是親兒子也顧不得了只爲
上陣時節單看這法來保全汝們性命思之慎之切須記
著○訓勤習云諭爾衆兵前教你們敢戰只是不怕須有
實實落落不怕人的手段這手段那有天生成的須是要
勤習古人云習慣成自然如何不習又云三日不彈手生
荆棘殺得賊時有無限好處古人如岳王原從小卒做起
可見這武藝不是答應官府的公事是保性命立功名取
富貴的勾當須是著實勤習又須勤習那臨陣時實實落
落殺賊的武藝不要習那花法欺瞞官府臨陣却用不著

如射箭須學大架射搭箭要快眼專視賊前手立定後手
加力前手把弓如月出箭穩疾如鳥銃手須要眼看兩照
星銃去時不動手不轉頭纔會中圓牌又要遮得身過低
頭前進只斫馬脚人脚步步防槍牌向槍遮刀向人砍方
妙又如長槍用短法短刀用長法諸如此類總要認定這
是保性命立功名取富貴的勾當決然虛應故事不得官
府操演猶有限期須時時刻刻如敵在前眼思夢想定要
一日高似一日憑他恁賊怕不殺盡他從來兵法有目習
耳習心習手習足習韓蘄王寘背嵬軍五百人朝夕操練

一可當百順昌之捷金兀朮望見旗幟便走岳王每休舍
卽令軍士穿重甲學跳濠法所向無敵你們聽著○訓敦
睦云諭爾衆兵如今你衆人相聚在此最是要敦睦如何
叫做敦睦敦是敦厚睦是和睦世間有等刻薄的人談人
之短利人之災凡事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人人怨他恨他
又有一等乖戾的人動輒使性一言不合怒氣相加如此
天空地闊世界沒一處安頓得他人人生在世何苦如此你
們今日聚在一處便是前世緣分主將就是父親一般你
們長者爲兄幼者爲弟要如親生一般汝不見那中舉中

進士的東西南北各處人一時同榜便叫年兄年弟你們同做營兵與他總是一樣今日各行各坐各衣各食你不顧我我不靠你便不敦睦似覺無妨到那上陣廝殺時節性命只爭呼吸那時得個人來一臂相助不但保全性命更可殺賊立功如此關係甚大不是平日相好安得有此所以勸你們敦厚和睦有無相通患難相救衣食相照顧疾病相扶持小便宜莫討小口舌莫爭有酒同飲有肉同吃手段高似我的敬他學他莫妒忌他手段不如我的愛他教他莫非笑他口口相約心心相念只是回顧那上陣

時一著我性命須索汝救汝性命須索我救安得不如膠
似漆况這良心何人不有汝敬他他還敬汝汝愛他他還
愛汝這狠心亦何人不有汝罵他他還罵汝汝打他他還
打汝所以做好人只好了自家做惡人只害了自家平日
一團和氣上陣時自然我救汝汝救我守則同固戰則同
強試看劉關張以異姓三人桃園結義便做出許多事業
至今關帝英靈人人敬仰你們聽著○訓信義云諭爾衆
兵你們與人既要敦睦自己做人又要信義天地間只有
信義二字是立身根本如何叫做信心裡念的如此口裡

說得如此今日說出這句話終身守著這句話不指東說西不將無作有不一見利害便改頭換面便人人都信得汝過這纔是信如何叫做義守自己道理盡自己職業視君上如父母視同輩如兄弟視國家的事如自己的事一切負心忘恩的事斷不肯爲一切犯名分壞綱常的事斷不肯做這纔是義這樣人平日人都敬服他上官也愛重他遇有事時心腹可相託緩急可相依朝廷也仗賴他自然名成功立人若無信變詐欺罔就是父母妻子也把做個騙子看待人若不義轉眼負心就是至親骨肉也把做

個沒行止的看待。試看古人如晉解揚。晉君使傳命於宋。楚人拿住他。賂以重貨。決不改口。何等有信。又如靈輒。感趙盾一飯之德。遇難竭力捍禦。得免其死。何等有義。至今名揚千古。你們聽著。古人之德。如春而華。如秋而實。一人之名。揚千古。你們聽著。李小有金湯十二籌。中所言皆切實。可守其論。軍中以和衆志爲第一。義云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命諸子獻箭。取一而折之。取十九不能折。諭之曰。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可以安家保國。至敵強寇逼。同舟遇風。誰爲局外者乎。凡同城之人。願相和如兄弟。相諭如臂指。若有暴

橫奸私執拗敗羣之人衆共罰之然後申明必行之法設處必需之材料理必用之器言期必行行必神速事苟有益不必功自己出也言苟可用不必議自我發也首事之人公虛敏斷盡之矣○又論擇賢能云有十人之能者統十人有百人之能者統百人有千萬人之能者統千萬人先要擇十人百人千萬人之所服者而推之是得一人卽得十百千萬人失一人卽失十百千萬人也柔懦者不爲長昏愚者不爲長暴橫者不爲長執拗者不爲長奸私者不爲長志不奮發力不强健不爲長蓋一面稍疎三面雖

嚴何救於一面之失一城數萬人之命係於守城之人守城數千人之命付之十餘守者何等關係可不擇人○又論選鋒彈壓云軍無選鋒曰北主將宜簡驍勇絕倫之士數千一一皆力扼虎射命中者以爲腹心以防他賊乘機竊發從來一方有急必借援兵人止知援兵之益更不知援兵之害如唐郭晞守邠州軍士白晝橫行有不嗾輒擊傷市人莫敢誰何此援兵之害中於百姓者也淖齒將楚兵數萬救齊擢潛王之筋懸之梁上竟滅齊國此援兵之害中於主帥者也所以然者客過強主過弱故生死利害

反爲客操縱耳。強主之道莫先於選鋒。凡智可定國力足超羣者簡而別之。禮而重之。聯爲腹心。張爲羽翼。主將親自統領。內以鎮撫地方。外以剿滅盜寇。明以震主帥之威。潛以杜援兵之害。不至客兵勝於主兵。若虺而曹丐而甲者。譬如羶羊見豕而悅。見豺而慄。雖有百萬。何濟於用哉。○又論屯兵外拒云。凡遇敵警。須於各城外要害處。只相去十數里。屯兵分營拒守。截殺與城中相爲犄角。與城下牛馬墻內遊兵相應。救要知此兵之屯在於牽綴賊勢。使其左顧右慮。不敢併力攻城。而勝算在我矣。故堅守爲上。

策輕出爲下策畏避不敢出爲無策

世首聖訓神首示

李小有曰令者令民知所遵而易從也必上無疑令斯下無二事徒木之威賢於反汗多矣故信之一字與智仁勇嚴並爲軍中之要務所開緊要七款如左與呂新吾救命書語相出入皆守城者所不可不知也○一守城要心齊一城四面防守之人無分上下貴賤均以性命爲急各爲自家守非爲他人效力也要齊心一體勿懷慳心我飽而人饑勿懷懶心人勞而我逸勿爭利而趨勿懼害而避勿因小嫌而彼此賭氣勿懷小忿而彼此相爭違者細打一

百至於一。一粲有急。一伍協力。一賊上城。五夫下手。敢有觀望退縮。躲避不前者。一伍之人。俱斬示衆。○一守城要膽壯。賊之性命與我一般。彼不必皆勇。我不必皆怯。彼不必皆巧。我不必皆拙。彼以舍命成功。我以貪生取敗耳。彼在城下仰攻。有十倍之難。我在城上下打。有十倍之易。人見賊扒城。便爾膽顫。見賊上城。便欲驚逃。不思一人驚走千人。皆散。一散之間。賊俱入城。父母妻子。個個殺死。若放開膽力。站住不動。與賊敵鬪。賊安得上。是站住者。滿城得活。走散者。大家同死。但有見賊退走一步者。登時斬首示衆。

○一守城要氣定。凡百餘步外賊吶喊衝城或先鋒前哨
聲言要攻者必不可動。切忌妄發矢石。火器既不中敗。又
損實用。嘗曰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尺。愈遠徒勞。愈
近得力。若氣不先定。便自慌忙。亂放鎗礮。矢石器械已盡。
氣力已乏。心膽已亂。待賊近城。何以敵之。此守城第一大
戒也。賊離城數十步。方齊力攻打。賊退後。各人急須嚴守
自己堞口。聽上人頒賞均分。不許爭功。爭賞致失守。誤事
違者以軍法重處。○一守城要脚定。每堞各有信地。東西
南北不得過五尺。假如賊欲攻西。先在東面熱混撒哄。人

護東門則西面必鬆他却一枝兵乘機一擁自西登城謂之聲東擊西聲南擊北聲晝擊夜聲晴擊雨總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八個字耳兵法擅離信地一步者斬如賊攻東雖十分緊要三面之人安定不移自有遊兵火速向緊急之方齊力防護惟許梁長巡視往來若過他人一垛斬首示衆○一守城要目專目力不精則緩急失候守梁之人遠望近視頭不敢回顧眼不敢轉睛放銃發箭則端相賊身下石投木則端相賊腦下鈎刺鎗則端相賊心使鎗斧大棒則端相賊頸見手則斷其手見頭則斷其頭手眼

萬分畱心不可遲緩一刻毫髮之間生死所係任他千轟
萬亂吶喊搖旗只要眼力觀看不可一毫動心凡堞長城
長雉長巡視困倦者輪流歇息但有現班打盹怠惰者穿
耳示衆○一守城要聲靜城上喧譁則號令不聞心志不
一警戒不肅目力不專此敗道也故城上招呼各以手勢
說話各以喉聲夜間尤要安靜無聲聽賊消息四城門俱
有更鼓每交點放礮一聲高聲人大叫一聲云大家小心
城上衆人齊喊一聲餘時俱不許有一些聲息使賊不得
掩彼形聲探我消息也城上白日屏去鈴柝不豎旗號不

許一人喧嚷城上不譁城外有警方可傳報以便策應如
攻打被傷亦不得大言震喊高叫驚走但有隔堞閒話者
割耳示衆○一守城要志堅兵貴如山千搖不動百震不
驚庶乎賊志自窮我守可固昔曹成攻賀州日久不下忽
有一人登城大呼曰賊登城矣守城之人都滾下城賊遂
登城此曹成之計一人訛言萬人驚走以後守城首嚴此
令但有一人謠言惑亂人心者守城之人寸步休移抵死
莫動將謠言之人與先動之人當卽斬首懸高竿示衆

乾隆四十九年

諭軍機大臣會同兵部頒發行軍簡明紀律載在 皇朝
通典中凡十條實能簡切明白可使兵丁人人知曉者謹
錄如左凡有領兵之責者皆當念茲在茲也○一兵丁隨
征剿賊俱應奮勇直前其見賊退走者不過各惜身命心
懷畏怯試思臨陣退走律應斬首示衆若能殺賊立功必
蒙陞賞卽或陣亡 國家自有卹典子孫俱得邀恩兵丁
等與其臨陣畏葸難逃 國法何如爭先殺賊奮不顧身
况勇往向前未必卽死一經退後斷不得生此理甚明該
管將備等平時將此諄切告誡務令兵丁等咸知大義臨

陣時自必勇氣百倍。可期殺賊立功。○一鳥鎗弓箭最爲行軍利器。若兵丁等臨陣時尙未見賊。遠將鎗箭施放。及至交戰。火藥箭枝俱已用完。無以禦敵。卽同束手待斃。關係甚重。凡領兵將備。平日務須時加講習。令兵丁於臨陣遇賊。鎗箭可及之處。不先不後。一齊施放。庶鎗箭隨聲應手。皆獲實用。○一行軍攜帶軍裝火藥。俱應在帳房收貯。毋令潮濕。卽或途中遇雨。亦須嚴密遮護。庶遇賊緩急可用。凡帶兵將備等。須嚴加曉諭。毋致潮濕。或須烘烤。以致臨時貽誤。至弓箭槍刀等項。平時尤須修整堅利。不得廢

弛○一臨陣對敵倘遇將領受傷隨從兵丁更當奮勇直
前竭力救護若兵丁不顧將各惜身命觀望退阻最爲惡
習亟應申明軍紀俾衆知悉凡有將領受傷兵丁不卽時
救護竟至潰散脫逃者卽查明按名處斬其能奮勇保
護者卽議功優賞以示鼓勵該將備等平日尤當愛恤
士卒臨時賞罰公平庶兵將同心合力所向無敵○一兵
丁對敵乘勝追趕刻不容遲若兵丁等有貪搶賊人遺棄
財物以致賊衆逃遁貽誤不小該將備等於領兵臨陣時
務須通行曉諭違者卽依律治罪庶兵丁等各知儆畏

○一營卡最關緊要凡領兵將備等務須嚴飭坐卡兵丁輪班防守留心偵探毋得意情偷安卽探察有事只須選派明幹一二人密行飛稟餘仍嚴整坐守毋許輕動無事時不許高聲叫喊致亂營規違者俱照軍法處治○一兵丁遇有調撥自當恪守軍令卽時遊行如敢騷擾地方欺壓良民蹂躪田禾搶掠財物等事卽應按律從重治罪該管將備等平日教誡臨時又當嚴行約束無許違犯○一兵丁奮勇殺賊應予獎賞但恐兵丁等希圖冒功任意朦混不可不預爲防範凡軍法將他人戰功冒爲己功及謊

稱實在効力將無作有以輕報重者斬該管將備等應隨
時曉諭親自稽查俾立功者得賞冒功者治罪以期核實
○一行軍馬駝最宜愛惜凡兵丁等牧防須揀擇水草弔
臆須按照時候遇有疲乏加意調養夜間尤宜小心看守
偶有遺失須立時尋獲至所挖井泉不許污穢飲馬各挨
次序毋許爭先以致壅塞如有違犯立即重懲不貸○一
割營後巡邏防守毋得踈懈夜間不許無故行走帳房內
更要小心火燭遇有警報靜聽將令不得輕舉妄動若奉
有密令須各自遵守毋得私相漏洩該領兵將備等尤宜

申明號令隨時曉諭不得疎懈

退菴隨筆卷十三
男恭辰補刊
孫儔年侍校

退菴隨筆卷十四

福州梁章鉅蒞林編

讀經

治經者不拘漢學宋學總以有益身心有裨實用爲主否則無論漢學無益卽宋學亦屬空談說經者亦期於古聖賢立言之旨愈闡而愈明方於學者有益乃今之墨守漢學者往往愈引而愈晦抱殘守闕遠證冥搜每一編成幾於秦延君之釋堯典二字二十萬言漢博士之書驢券三紙尙未見驢字吾友謝退谷所謂誦記雖得探討雖勤而

一遇事全無識見一舉念只想要錢不亦重可歎哉
紀文達師曰漢儒說經以訓詁專門宋儒說經以義理相
尚似漢學粗而宋學精然不明訓詁義理何自而知概用
詆排視猶土苴未免既成大輅追斥椎輪得濟迷川遽焚
寶筏於是攻宋儒者又紛紛而起故余撰四庫全書詩
部總叙有曰宋儒之攻漢儒非爲說經起見也特求勝於
漢儒而已後人之攻宋儒亦非爲說經起見也特不平宋
儒之詆漢儒而已韋蘇州詩曰水性自云靜石中亦無聲
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此之謂矣平心而論王弼始變

舊說爲宋學之萌芽。宋儒不攻孝經詞義明顯。宋儒所爭
祇今文古文字句亦無關宏旨。均姑置弗議。至尙書三禮
三傳毛詩爾雅諸註疏皆根據古義斷非宋儒所能論語
孟子宋儒積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斷非漢儒所及。蓋漢
儒重師傅淵源有自。宋儒尙心悟。研索易深。漢儒過於信
傳。宋儒勇於改經。計其得失亦復相當。惟漢儒之學非讀
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學則人人皆可以空談。誠有
不盡饜人心者。是嗤點之所自來也。

鄭康成之說經也。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四尺四寸。孝

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班孟堅之志
菽文也。曰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
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古人於簡編
之式不憚詳識如此。讀經者可以鹵莽從事哉。

程伊川先生教人學易。先看王弼注。今人先橫高談理數
祖尙虛無八字於胸中。遂剗爲王輔嗣以老莊注易之說。
不知輔嗣注易。又注老子。義不相蒙。未嘗以老莊解易也。
橫渠張子之易說。開卷詮乾四德。卽引近之不見其首。隨
之不見其後。二語中間如谷神芻狗三十輻爲一轂。高以

下爲基皆老子之言也宋大儒且如此矣而范甯乃獨詆輔嗣爲罪深桀紂豈不過哉

易有鄭康成注梁陳間本與王輔嗣注同列於國學至隋代王注盛行而鄭學始微然新唐書著錄尙有十卷故李資州

鼎祚

集解多引之至崇文總目惟載一卷則散佚於

南北宋之間矣鄭氏初從第五元受京氏易又從馬融受費氏易其學出入于兩家而費義居多實爲傳易之正脉齊陸澄與王儉書曰王弼注易元學之所宗今若崇儒鄭注不可廢可謂篤論平心而斷漢易之弊在于推測禳祥

至其象數之學則去古未遠授受具有端緒故王輔嗣不取漢易而解七日來復不能不仍用六日七分之說朱子亦不取漢易而解羝羊觸藩亦不能不仍用互兌之義自王伯厚搜輯成書近時惠定字棟又加考訂而漢易之一綫藉以僅存不可謂無功於經學矣

今之讀易者但先就程朱傳義上字字用心體會再參以李資州集解足矣蘇齋師嘗云予於治易頗不勸人言漢學更不喜人專治荀虞之學而獨以李氏集解爲足竇李氏所集三十餘家自孟喜以下大抵多漢學卽荀虞亦在

其中也。然有並存而無偏阿，足資後學之詳擇而已。紀文達師亦云：李氏集解自序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蓋王學既盛，漢學遂亡。千百年後學者得考見畫卦之本旨者，惟賴此書之存而已。

易是爲百姓日用而作，非爲一二上智密傳微妙也。是爲明是非、決疑惑而作，非爲識緯禳祥、欲使民前知也。一一皆切於事，卽一一皆可推以理。果能順性命之理，卽可通神明之德。故朱子本義象數宗邵道，理遵程，不復自立說。惟斷爲占筮而作，提出此意，覺一部易經字字活動。此朱

子所以亦自得意以爲天牖其衷也

程子易傳用王輔嗣本而本義則用呂東萊所定古本自
宋董楷作周易傳義附錄始合程朱傳義爲一書而采二
子之遺說附錄其下意在理數兼通惟以程子在前遂割
裂朱子之書散附程傳之後明永樂中纂周易大全亦仍
其謬鄉塾之士至不復知有古經故

御纂周易折中經傳分編一從古本

紀文達師云易之大旨在卽陰陽往來剛柔進退明治亂
之倚伏君子小人之消長以示人事之宜非但占驗禳祥

漸失其本。卽推奇偶者言天而不言人。闡義理者言心而
不言事。聖人豈爲是無用之空言乎。自說易者門戶交爭。
務求相勝。主數者使魏伯陽陳搏之說竄而相雜。而易入
於道家。主理者使王宗傳楊簡之說溢而旁出。而易入於
釋氏。且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爐火導引樂律星歷以
及六壬禽遁風角之屬。皆可援易以爲說。卽皆可援之以
入易。故易說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字。而三百
八十四爻亦皆以吉凶悔吝爲言。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其
餘皆易之一端。易之別傳而非易之本旨也。

周易經文不多而孔子至於韋編三絕後人多不得其解
惟李文貞以爲改削十翼最爲近理蓋古人用刀筆須改
者則以刀削之孔子蓋有所見而筆之於策矣移時而削
之筆削旣多歲月如此則韋帶侵削磨損故至三絕今人
著書一筆寫成更無改訂不知於聖人何如也

宋晁以道嘗令子弟門人學易先治李鼎祚集解或以語
楊中立楊問其故其人曰以其集衆說楊笑曰是集衆說
不好者按此二說皆有偏要以先看王氏注及朱子本義
爲正則李氏集解亦未嘗不好也

紀文達師曰世傳河圖洛書出於北宋唐以前所未見也
河圖作黑白圈五十五洛書作黑白圈四十五考孔安國
論語注何晏集解所引稱河圖卽八卦是孔氏之門本無此五十
五點之圖矣陳搏何自而得之至洛書旣謂之書當有文
字乃亦四十五圈與河圖相同是宜稱洛圖不得稱書又
何以別之曰書乎劉向劉歆班固並稱洛書有文孔穎達
尙書正義並詳載其字數足見由漢至唐並無黑白點之
偽圖今術家所用洛書乃太乙行九宮法出於易緯乾鑿
度卽漢志所謂太乙家當時亦不稱爲洛書也

通者險全 卷一四
虎坊雜記云邵子方圓諸圖易外別傳以之詁易非也其
方圓自太極兩儀遞加至六十四卦按之易文不合繫傳
曰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
止不言生六十四卦也蓋聖人畫卦之初有會乎渾然一
氣者太極也然一氣之運仍二氣之分於是畫爲奇偶是
太極生兩儀也夫天地間不過一奇一偶而已由此生之
皆奇偶之積耳於是以奇偶互加而生四象再加而成八
卦矣不言六十四卦者此是因而重之非由遞加也然則
此節言聖人畫八卦之次序如此非以太極兩儀泛指天

地也若泛指天地是天地生天地陰陽生陰陽矣且如方
圖逐爻遞加至六十四是又大奇偶生小奇偶矣卦畫有
奇偶而無大小何至如是之破碎乎

又曰嘗與崔崧樓論易謂先天後天之說可刪也既以先
天屬伏羲後天屬文王若斯大義孔子胡不一言之崔大
悟或疑天地定位帝出乎震二節作何解曰此言八卦相
錯八卦之方位耳非言先後天也然則邵子之圖皆非乎
曰其源出於易離之則兩美合之則兩傷也

以上
易

說尚書者如劉子政記酒誥召誥脫簡僅三而後儒乃動

稱數十班孟堅牽洪範於洛書而後儒乃併及河圖已屬
軼轡支離然尙未有敢於刪定經又者自今古文之辨興
後儒之言愈繁其氣亦愈悍惟朱竹垞謂古文尙書久頒
於學官雖多綴輯逸經成文而大義無乖遺言足取似可
以無攻李文貞謂古文道理精確處聖人不能易若漢儒
能爲此卽謂之經可也近人倚撫一二可疑之端輒肆談
議至虞廷十六字亦闢之所謂信道不篤也紀文達師亦
曰古文行世已久其旨不悖於聖人斷無可廢之理近蘇
齋師又曰古文諸篇皆聖賢之言有神於國家有資於學

者且如大戴記之有漢昭冠儼小戴記之言魯未弑君不
聞有力攻戴記之非經者況如六府三事九功九敘之政
要危微精一之心傳此而敢妄議之卽其人自外於生成
也必矣自列於小人之尤也審矣阮芸臺先生曰古文尙
書東晉後漸爲世所誦習故宇文周主視太學太傅于謹
爲三老帝北面訪道謹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帝再
拜受言唐太宗見太子息於木下誨之曰木受繩則正后
從諫則聖

今書作從繩此兩引皆作受繩當是別本陸氏釋文未載

唐太宗自謂兼將

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

之爭上甚善之唐總章元年太子上表曰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役從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間皆得陳善納言之益唐宋以後引經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講筵之益者更不可枚舉矣合數先生之言斷之世之必刪去古文而專用今文者果心安而理得乎

大禹謨之文最賅洽者無如六府三事一節最精深者無如危微精一一節而疑古文者必謂其襲用春秋文七年傳引夏書語及荀子解蔽篇者此卽前人所謂以枝葉爲根本者也蔡傳釋危微精一語皆本朱子中庸序朱子固

疑古文者而於此十六字獨闡發深至不但朱子也蘇氏
書傳於此節推衍至三百餘言皆與朱子同則在北宋時
矣又不但蘇氏也楊倞注荀子解蔽篇云今虞書有此語
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則唐人之語矣夫荀子周人也
豈知後世有以道教之經目爲道經者哉

古文尙書自晉後諸儒以迄北宋皆無異說自吳才老作
書禕傳始稍加掎擊朱子語錄亦疑其僞然言性言心言
學宋人據以立教者其端皆發自古文故亦無肯輕議者
其考定今文古文自陳振孫尙書說始其分編今文古文

自趙孟頫書古文今文集注始其專釋今文則自吳澄書
纂言始雖其自序謂晉世晚出之書別見於後其實全書
四卷以外並無釋古文一字朱竹垞以爲權詞者是也此
後則陸奎勳之今文尙書說玉心敬之尙書質疑以逮近
人如玉西莊鳴盛孫淵如星衍等亦復陳陳相因竟似繼
尼山刪定而起者則吳草廬實階之厲耳

尙書蔡傳自序稱朱子屬作書傳又稱經朱子點定是其
淵源本正惟書出未久而張葆舒黃景昌程直方余苞舒
等已紛紛交攻其誤陳櫟董鼎金履祥皆篤信朱子之學

者而陳氏之書傳折衷董氏之書傳纂注金氏之尙書表
注又斷斷有辭明洪武中至特修書傳會選以刊正之則
其書實不無可議惟其疏通證明之處較爲簡易大體自
醇故元代與古注疏並立學官而人舍注疏肄此書明初
與夏僎解並立學官而人亦置夏解肄此書自胡廣修書
傳大全遂專主蔡傳著之功令我朝康熙間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仍以蔡傳居前而以衆說參稽其得
失至爲平允矣

尙書一經漢以來所聚訟者洪範之五行宋以來所聚訟

者禹貢之山川。洪範以五事配庶徵。本經文所有。伏生大傳以下。逮京房。劉向。諸人。遽以陰陽災異。附合其文。至宋儒又流爲象數之學。噍噍然。圖書同異之是辨。而經義愈不能明。惟北宋胡瑗。洪範口義。所發明最爲篤實。至我

朝胡朏明

渭

之洪範正論大旨。以禹之治水。本於九疇。洪

範爲體。禹貢爲用。互相推闡。其義益彰。而於漢儒附會之

談。宋儒變亂之論。實能一掃而廓清之。若吾鄉黃忠端

道

周之洪範明義。以八政配卦。爻以圖書配歷數。徒沿皇極

經世之餘波。曼衍而不可究詰。非解經之正軌也。

宋以來注禹貢者言人人殊大抵禹跡在中原而論者率在南渡之後宜多牴牾不合毛晃之禹貢指南程大昌之禹貢論傅寅之禹貢說斷原書皆已久佚今從永樂大典中僅得綴輯成編至本朝朱長孺鶴齡撰禹貢長箋薈萃古說而以己意折衷之實遠勝宋元諸家注本而精核典瞻尙不及胡朏明之禹貢雖指蓋說禹貢者勢如亂絲胡書出而摧陷廓除始有條理可案厥後徐位山致靖又撰禹貢會箋蓋位山生朏明之後因朏明所已言而更推尋所未至故較錐指益爲精密亦繼事者易爲功耳

魏叔子云禹貢記治水而治水本爲敷土故首句曰禹敷
土言治水之本意次句隨山刊木言治水之功用三句奠
高山大川言治水之成效一節只三句包絡通篇而語簡
意明又並不出一水字中段忽著祇台德先二句是禹克
勤克儉不矜不伐之德爲能治水而有成之本此後成服
制貢錫土建官安內攘外皆天子之事至於聲教訖四海
此時竟不覺上有舜在乃終之曰告厥成功可見以前大
事一一皆稟命於舜舜知人之明任人之專禹無成代終
不敢專制之義盡見于此矣

朱竹垞云謂書序作於孔子者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王
肅魏徵及程明道諸儒也謂歷代史官轉相受授者林光
朝馬廷鸞也謂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者金履祥也至
朱子謂決非夫子之言孔門之舊蔡傳因從而去之按古
者書序自爲一篇列於全書之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
百篇之序總爲一卷至孔安國之傳出始以小序分冠各
篇之首後人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傳並出不知
漢孝武時卽有之故司馬公據以作殷周本紀而馬氏於
書小序有注見於陸氏釋文又鄭氏注周官引書序以證

保傳故許謙云鄭氏不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是孔傳未
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於漢代初不與安國之書同時而
出也殆卽周官外史之職所謂達書名於四方者歟
尙書大傳舊題漢伏勝撰鄭康成注據鄭序文則爲伏生
之遺說而張生歐陽生等錄成之者其文或說尙書或不
說尙書大抵如易乾鑿度春秋繁露與尙書本義在離合
之間而因經屬旨其文辭爾雅深厚最近大小戴記七十
子之徒所說古訓舊典往往而在則亦讀經者所當研究
之書矣直齋書錄解題言此書印板刊闕是在宋世已無

完本近人編輯有孫晴川

之喙

孔叢伯

廣林

盧雅雨

見曾

孫盧二本皆多舛誤孔本稍善近陳恭甫

壽祺

始撰成定

本八卷較之孫盧孔三本獨爲完備

以上一書

詩有四家毛氏獨傳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

訓傳三十卷但稱毛公而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

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

長字不從草

隋書經籍志始稱毛萇

傳然鄭康成詩譜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

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

云魯國毛萇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以萇爲大毛

公莫爲小毛公然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鄭氏後漢人
陸氏三國吳人淵源既近所言自可據依隋志殊誤而流
俗沿襲莫之能更朱竹垞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
毛亨撰注曰佚毛詩訓故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
主調停尤爲於古無據矣

十三經注疏以詩毛傳鄭箋孔疏爲冠包羅古義融貫羣
言他部莫能及也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者六藝論云
此論久佚今據正義所引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

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蓋如今人之籤記積而成帙故

謂之箋自鄭箋行齊魯韓三家遂廢然毛鄭義亦時有異
同當時王肅王基孫毓陳統之徒或申毛以難鄭或又申
鄭以駁毛祖分左右垂數十百年唐貞觀中因鄭箋爲正
義乃論歸一定終唐之世無復歧趨至宋鄭漁仲恃其才
辨始發難端南渡諸儒遂以掊擊毛鄭爲能事明胡廣等
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之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
遂亡然朱子從鄭漁仲之說不過不用小序耳至于詩中
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
箋自傳箋紛然佐鬪遂併毛鄭而棄之則非惟不知毛鄭

爲何語。殆併朱子之傳。亦不辨爲何語矣。其辭不敏。手腹
朱子作詩集傳。曾兩易稿。凡呂東萊讀詩記所稱朱氏曰
皆其初稿。其說全宗小序。後乃改從鄭漁仲說。今本卷首
自序作於淳熙四年中者。尙無一語斥小序。其注孟子以
柏舟爲仁人。不遇作白鹿洞賦。以子衿爲刺學校之廢。皆
仍用小序。後因東萊太尊小序。遂激而盡變其說。自是以
後說詩者。攻序宗序。遂兩家角立。而不能偏廢。自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以朱傳居先。而仍附錄序說。允爲持
千古之平。使朱子復生。亦當心折也。

詩序之作自元明以至今日爲說經家第一爭詬之端以大序爲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康成詩譜也以子夏所序詩卽今毛詩序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爲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以爲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于毛公者唐成伯璵之毛詩指說也以爲毛傳初行尙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者曹粹中之放齋詩說也以爲詩人所自製者王安石也以小序爲國史舊文大序爲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卽爲

孔子所題者王得臣也。以爲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擊而不顧者。則倡之者鄭樵。王質和之者朱子也。然鄭樵所作詩辨妄。出周孚卽摘其四十二事。攻之質所作詩總聞亦不甚行于世。朱子同時如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皆以同志之交各持異議。黃震篤信朱子而所作日鈔亦申序說馬端臨作經籍考於他書無所考辨。惟于詩序反覆攻詰至數千言。平心而論必以爲作自子夏。則所引高子孟仲子乃戰國時人。不應預入子夏口中。以爲作自毛公。則鄭風出其東門。

說本邱光庭

召南羔羊曹風鳴鳩衛風君子偕老傳

意序意皆不相符不應毛公自相違戾其說以爲作自衛
宏則毛詩出於西漢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二家皆
有序毛詩豈宜無序而必俟至東漢之世出之衛宏之手
乎陳啟源毛詩稽古篇謂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始於憂勤
終於逸樂用魚麗序班固東都賦德廣所及用漢廣序此
尙是漢人文字若孟子答咸邱蒙語全用北山序勞于從
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云云似可爲詩序在孟子前之確證
然又安知非作詩序者採用孟子之語乎故惟四庫提
要定首二語爲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爲毛

選考附錄
卷一
二
莫以後弟子所附錄最爲精當也

孔子刪詩之說起於司馬子長斷不足信孔穎達謂經傳所引諸詩見在者多亡失者少不容孔子十去其九朱子亦謂當時史官編次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葉適亦謂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近朱竹垞之論尤詳如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同爲樂師所教之樂儀何以必刪之使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射以騶虞狸首采芣采蘋爲節何以必刪狸首使大夫士有節諸侯無節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

宮大射儀亦歌鹿鳴管新宮何以必刪新宮使歌有詩而
管無詩商頌十二篇爲先世所校以祀其先祖者何以必
刪其七而止存其五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禮義者
莫過于此何以旣善其義而復刪其詞且謂歐陽子篇刪
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之言亦不足信蓋詩之逸也非
孔子刪之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口誦者偶有遺忘也
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一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或比而
齊之也一則樂師矇叟只記其音節而亡其辭如竇公之
於樂惟記周官大司樂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

鼓舞而不能言其義也。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今以太師之所陳大司樂之所掌，輒取其篇章字句而刪去之，非變禮易樂而何？衰周之際，禮壞樂亡，孔子方考求之不遑，而甘自取不從之罪哉。

近代注毛詩者，以乾隆間常熟顧鎮之、虞東學詩十二卷爲最善。大抵以講學諸家尊朱傳而抑小序，博古諸家又申小序而疑朱傳。故調停兩家之說以解其紛，所徵引凡數十家。而歐陽公及蘇子由、呂東萊、嚴坦叔四家之說爲多。其某義本之某人，必於句下注其所出。又朱傳多闡明。

義理而是編於名物訓詁聲音之學亦一一考證詳明蓋能持漢學宋學之平書雖晚出於讀詩者不爲無裨惜坊間未見刻本所當急謀重梓以廣其傳者也

吾鄉何元子

楷

撰毛詩世本古義依時代爲次始于夏少

康之世以公劉七月大田甫田諸篇爲首終于周敬王之

世以曹風下泉之詩殿焉 四庫提要譏其大惑不解又

稱其典據精確非宋以來諸儒所可及譬諸蒐羅七寶造一不中規矩之巨器雖百無所用而毀以取材則火齊木難片片皆爲珍物故百餘年來人人嗤點其書而究不能

廢其書同時永福黃文煥作詩經考八卷分爲六門一世
系二畿甸三人物四天時五兵農禮樂六動植仍以經文
篇第爲序包孕繁富旁涉曼衍其意欲與何元子抗衡一
時而分量未之逮也何書原刻板久燬藏書家以爲奇貨
近則吾鄉及浙中皆有重刊本不難家有其書矣

韓詩外傳雜引古事古語而證以詩句實後世詩話之權
輿惟與經義不相比附故曰外傳別有內傳四卷

見漢志

則

其亡久矣書中所采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班孟堅稱三
家之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殆卽指此然繭絲

卵雛之喻董江都取之爲繁露君羣王往之訓班孟堅取
之爲白虎通精理名言未始非六經之羽翼惟今本非唐
宋之舊書中未引詩詞者凡二十八處又文選注所引孔
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者七十餘家及漢臯二女事漢書
王吉傳注引曾子喪妻事又曾慥類說卷三十八引東郭
先生知宋將亡事又閔子騫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語
又顏回望見一疋練事又孔子謂君子有三憂語又出則
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小人之行也云云凡五條皆今
本所無則闕文脫簡均所不免汲古閣本尤多所竄改近

新安周霽原

廷

有校注本多所訂正可讀也

以上

三禮之書浩如烟海承學者未必一一皆能儲藏更未必

一一皆能涉獵而欲求擇精語詳之一書則當恭讀

欽定三禮義疏義疏采掇羣言分爲七例一曰正義直詁

經義確然無疑者也二曰辨正後儒駁正至當不易者也

三曰通論以本節本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

互相發明者也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

之理有所推闡者也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亦可通或已

經駁論而持此者多未敢偏廢者也六曰存義名物象數

久遠無傳難得其真或創立一說雖未卽愜人心而不得不存之以資考辨者也七曰總論本節之義已經訓解又合數節而論之合一職而論之者也三禮皆同此例包羅繁富選擇精嚴千百年來禮學悉貫其中矣

朱子因王安石廢罷儀禮獨存禮記以爲棄經任傳遺本宗末特撰儀禮經傳通解以存先聖之遺制其書未完而沒喪祭二門黃勉齋幹及楊信齋復續成之編纂不出一手分合移易之處尙未能一一貫通至我朝江慎修永仿其例撰禮經綱目一書參考羣經洞悉條理實足終朱

通志卷之四
子未竟之緒。視胡文炳輩。但博篤信朱子之名。不問其已
定未定之說。無不曲爲袒護者。其識趣相去遠矣。

金匱秦文恭公因崑山徐氏讀禮通考。惟詳喪葬一門。周
官大宗伯所列五禮之目。古經散亡。鮮能尋端竟委。乃仿
徐氏體例。網羅衆說。成五禮通考一書。元元本本。歷朝之
制皆備焉。亦學禮者所不可少之書矣。

吾鄉林樾亭先生撰三禮陳數求義三十卷。曰天時。曰地
域。曰田賦。曰財用。曰職官。曰學校。曰明堂。曰廟祧。曰祭序。
曰祭儀。曰郊社。曰羣祀。曰巡狩。曰師田。曰朝覲。曰饗燕。曰

飲射曰冠昏曰宗法曰喪服

凡四卷

曰喪紀

凡四卷

曰宮室曰

冕服自序謂專取三禮本文反復尋繹以彼此前後相參證其三禮所無乃取證于諸經諸經所無乃取證于秦漢間人言之近古者於是疑者釋而窒者通輒抒所見著爲論辨雖於儒先舊訓多所違異不敢避也按是書初脫稿時余已粗讀一過融會諸說歸於以經解經實有渙然冰釋怡然理解之趣今梓行已久而世鮮稱之者同里陳恭甫乃深不滿是書阮芸臺先生輯刻皇清經解遂置之不錄殆因其多駁馬鄭與漢學不相入亦門戶之見耳平

心而論此書實有心得非陳恭甫輩所能爲也

紀文達師曰古稱議禮如聚訟然儀禮難讀儒者罕通雖欲聚訟而不能禮記則輯自漢儒某增某減具有主名亦無所庸其聚訟所辨論求勝者周禮一書而已周禮上自河間獻王於諸經之中其出最晚故真偽之辨紛如惟張橫渠語錄云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鄭漁仲通志引周處之言曰周公之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預爲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畧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

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
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其說義近而未盡也夫周事
之可考者不過春秋以後其東遷以前三百餘年沿革損
益不知凡幾其人不必皆周公也於是以後世之法竄入
之其書遂雜此亦如後世律令條格率數年而一修修則
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遠者無徵其增刪之迹無
可稽尋遂統以爲周公之舊耳使以爲劉歆僞作則何必
闕其一官以待千金之購且歆宗左傳而左傳所云禮經
皆不見於周禮儀禮本七畧所收禮記亦劉向所錄而儀

禮聘禮所載與掌客之文不同大射禮侯數侯制與司射
之文不同禮記雜記子男執圭與典瑞之文不同禮器天
子諸侯席數與司几筵之文不同使周禮果出歆手又何
難牽合其文使相證驗乎

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冬官葉秀發時遂以爲周禮之累

且謂漢武不信周禮由此一篇按考工記稱鄭之乃又稱
秦無廬鄭封于宣王時其非周公之舊典已無疑義然南
齊書載雍州盜發楚王家得竹簡書王僧虔識爲科斗書
考工記則其爲秦以前書亦灼然可知百工爲九經之一

共工爲九官之一。先王原以制器爲大事，存之亦可窺見。

古制自鄭賈以外，唐之杜牧之、宋之王荆公、陳用之。

祥道

林綱山

亦之

林膚齋

希逸

皆有注解，惟我

朝江慎修所

釋核，蓋融會鄭注，參以新說，實有神解。能傳古人制度之精，非僅供初學之省覽而已。

自臨川俞庭椿作周禮復古編，謂冬官實不曾亡，五官所屬皆六十，不應有羨。其羨者皆取以補冬官，未免鑿空臆。

斷厥後葉秀發、邱鈞、磯

葵

王次點

與之

吳草廬

澄

陳君復

友仁

柯喬可

尙遷

皆沿其謬。至庭椿謂天官世婦與春官

世婦夏官環人與秋官環人爲一官復出當省并之其謬尤甚二世婦二環人職掌各殊天官世婦爲王之後宮故與九嬪八十一御女皆無官屬至於春官世婦爲王之宮官故每宮卿一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六人鄭注以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爲證庭椿乃合而一之是誤以春官之世婦爲婦人也司馬之環人與秋官之環人所屬之中下士及史胥徒爲數亦迥殊庭椿束書不觀而漫爲此說欺人乎抑自欺乎

說周禮者以鄭注賈疏爲專門有宋周張程朱諸儒自度

徵實之學必不能出漢唐上故雖盛稱周禮而皆無箋注

之專書明玉平仲

志長

作周禮注疏刪翼於鄭賈之繁文

多所刊削故謂之刪又雜引諸家之說以明其義故謂之

翼可爲鄉塾之讀本然多采宋以後說浮文妨要蓋所不

免故惠定宇有村師之譏吾鄉李耜卿

光坡

之周禮述注

頗與相仿若方靈臯之周官集注惠牛農

士奇

之禮說皆

簡而能該詳而有要尤爲有裨初學也

漢武帝謂周禮是戰國黷亂不經之書其後尊信周禮數人皆敗事所以人益不信唐太宗欲行周禮魏鄭公云非

君不能行。顧臣無素業耳。此自是實話。此書實可治天下。然非講求有素如何施行。非魏鄭公不肯爲此語。若王安石則未免勇於自信矣。安石之意本以宋當積弱之後。欲濟之以富强。又懼富强之說必爲儒者所排擊。於是附會經義以鉗人口。迨其後用之不得。其人行之不得。其道百弊叢生。而宋以大壞。則非真緣周禮之誤。宋羅大經詠安石放魚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是猶爲安石所紿而未究其假借六藝之本懷也。

今塾師教人讀周禮。每不讀叙官。不知叙官乃經文綱領。

其繁簡皆精義所關何得刪去宋王昭禹作周禮詳解五
官皆不載叙官厥後朱申作周禮句解亦沿其例因陋就
簡不可爲訓乃坊間又有周禮節要之刻不盈一帙更所
謂壞種流傳當付之一炬者也

以上周禮

退菴隨筆卷十四

男恭辰補刊

孫儁年侍校